



苏轼的中秋诗情

张振营

2 苏轼秋月诗中的家国情怀

每年的八月十五至十八日,是杭州的钱塘大潮活跃期,汹涌澎湃,堪称天下奇观。熙宁四年(1071年)七月至熙宁七年(1074年)九月,苏轼任职杭州通判。公元1073年中秋之夜,皓月当空,微风吹拂。杭州城几乎万人空巷前来钱塘观潮,“寄语重门休上锁,夜潮留向月中看。”

苏轼乘兴观潮,心潮澎湃,作《八月十五看潮五绝》,内含五首。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、气象万千,有意到笔随之妙。有实写,有虚写;有感慨,有议论;有想象,有愿望,淋漓恣肆,不落俗套,体现出苏轼诗风英爽豪迈的特色。第一首开头两句:“定知玉兔十分圆,化作霜风九月寒。”这一年中秋,适逢晴朗,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,心情也倍加欣喜。但正是这组五绝给他带来了麻烦和灾难。带来灾难的是第四首:

“吴儿生长狝涛渊,冒利轻生不自怜。东海若知明主意,应教斥卤变桑田。”

这是苏轼以地方官的身份,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。一是怜惜弄潮人的重利轻生,担心他们踏波逐浪,常有被溺死的危险;二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,害多利少,难有成效。

后来的“乌台诗案”就把这首诗作为罪证之一,诬陷苏轼谤议朝廷,硬是要把他置于死地。

北宋熙宁九年(1076年)十一月,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。其间,与表兄文与可相交甚厚,经常有诗文往来。文与可知道苏轼对月亮有着特殊的

3 苏轼秋月诗中超然的人生态度

因“乌台诗案”苏轼被发配到黄州。他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沉,而是和前贤哲人一样,以豁达乐观的积极态度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,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也多是“发愤之所为作也”,其中的《西江月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等最具代表性,并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佳作。

在黄州,苏轼中秋夜对月独酌。此时距“乌台诗案”已近一年,回首往事,瞻念前程,不免五味杂陈,百感交集,作《西江月》:

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?夜来风叶已鸣廊,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,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,把盏凄然北望。”

对月独酌,何等凄苦。他感叹年华逝水,对负罪放逐、势利小人避之唯恐不及感慨良多。有酒少客,门庭冷落,世态炎凉,人情纸薄。月明云遮,才高入妒,忠而见谤,因谗入狱。在这万家灯火的中秋佳节,他却成了一个天涯沦落人,“中秋谁与共孤光,把盏凄然北望。”情思不尽,落寞不尽。

《西江月》中苏轼有凄然落寞的感慨,却没有消沉,躬耕于黄州城东的东坡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;但入世的理想并没有泯灭,每当出游登临之际,激起思绪万千。元丰五年(1082年)七月和十月间,他两次秋游黄州城西的赤壁(赤鼻矶),竟三咏赤壁,先后写下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和前后《赤壁赋》三篇传诵不绝的杰作。
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: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”

“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檣櫓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。”(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)

苏轼在怀古的缅想之中,抒发他“奋厉有当世志”的胸襟和抱负,同时宣泄他与时不遇的抑郁和人生如梦的空寞,在阔大的气势背后隐藏着浓郁的伤情。

在黄州的日子里,名闻京都的大文豪苏轼放下身段,与各类人交往,甚得当地人喜爱。他常常是布衣草鞋,一叶扁舟,三好友,行走游弋在山水之间,把盏饮酒,放浪形骸。早出夜归,但逢明月当空,心情尤为愉悦,往往为之陶醉。“可惜一溪风月,莫教踏碎琼瑶。”想象丰富,感情真挚。溪水平静,微风拂面,弥弥浅浪,明月映照。苏轼骑马而行,尽量勒紧马缰,唯恐马蹄声踏碎这美玉一样的

●核心提示

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。千古一人的苏轼,无论在当时的宋朝还是后世都人人见人爱。他的诗词有很高的造诣,一首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传唱大江南北。

他是超级吃货,真正的美食家,一道美食“东坡肉”蕴涵着生活的智慧。

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一种人生态度,凝结幸福生活的秘诀。他对人的宽容和对生活豁达的态度都充分体现了浪漫情怀,让他在文学中充满了诗情画意。他在文、诗、词三方面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,书法、绘画亦是成就突出,医药、烹饪、水利等方面的技能同样令人刮目相看。

1 苏轼秋月诗中的兄弟深情

千百年来,苏轼的形象不断被呈现、描绘和刻画。人们诵读苏轼的文章词赋,临摹他的书法,谈论他的生平轶事。他是永不过气的偶像,追随者不分老幼、不分国籍,跨越古今。

“西方有莎翁,不及我东坡。”苏轼是人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,是灿烂银河中的一颗耀眼光明星。我们平顶山有幸与苏轼结缘。

苏轼来过平顶山五次,这里的山山水水留有他的足迹,这里的名胜古迹留有他的诗篇。苏轼与弟弟苏辙葬在郟县,其父苏洵在郟县有衣冠冢。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,融入了平顶山大地,融入了平顶山历史,融入了世世代代平顶山人民的心中。苏轼热爱平顶山,平顶山是他灵魂的家园,平顶山父老更是热爱苏轼,甘做苏轼灵魂的守护者。苏轼的“德泽沁人”获得世人的敬仰,因而对其墓、祠倍加爱护,使得苏坟在900年的风雨沧桑中得到完好保存,三苏文化得以弘扬。

郟县文艺界从2015年开始,每年的中秋节都要进行“赏明月拜三苏诗歌之夜”活动,郟县籍文学爱好者依次登台诵读苏轼的作品,并在三苏园举办三苏父子祭拜仪式。

中秋赏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习俗,这一习俗在宋代尤为盛行,无论贫富贵贱都要在中秋节这天安排家宴,子女团圆,饮酒赏月,其乐融融,故而流传至今。苏轼对明月情有独钟,写有大量的吟诵明月的诗、文、词。借月抒怀是他触景生情、有感而发的文人情怀。他一生创作的诗词有3000多首,写到月亮的就有500多首。中秋赏月更是苏轼的必备功课,让我们从他的中秋咏月之作中感知他的喜怒哀乐,探知他所走过的崎岖之路。斗转星移已千年,可每当吟诵这些佳作时,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,和他一样置身其境,感同身受。

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(苏轼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)

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,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,既有理趣,又有情趣,情境交融,感情饱满,耐人寻味,因此900年来传诵不衰。当代更有邓丽君等歌星艺人倾情演唱,可谓中秋佳节必备的精神食粮。意境豪放而阔大,情怀乐观而旷达,对明月的向往之情,对人间的眷恋之意,以及那浪漫的色彩、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般的语言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很多人看到这首大气又绮丽的词,会认为是一首爱情诗。又是朱阁,又是绮户,又是婵娟。但这只是看到的表面,实际是比爱情更牵动人心的一种感情。因为苏轼说:“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怀子由。”

子由是苏辙,苏轼的同胞兄弟,比苏轼小两岁。兄弟俩的感情仿佛前世修定,两人一起长大、一起读书,而且还是知己。

哥哥苏轼非常喜欢弟弟,到哪里都带着他,苏轼的性格中有豪放浪漫的一面,弟弟内秀沉稳,他们在性格上也是一种互补。

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同时在这年春天考中会试,母亲却在四月份亡故。照顾父亲的责任落在了两兄弟肩上。苏轼去凤翔做官时,弟弟放弃外派的官职,请求留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。

在苏轼29岁和苏辙27岁时,他们又失去了父亲。苏轼对于苏辙的爱包含了长兄为父那种情怀。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年)八月十五日苏轼在密州时所作。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,自求外放,辗转在兄弟肩上。苏轼去凤翔做官时,弟弟放弃外派的官职,请求留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。

此时,苏轼39岁,苏辙37岁,父亲离开他们已经10年。经历了家人去世,这人间两位至亲兄弟更懂得中秋的含义和团圆的珍贵。他们在一起,曾经的苏家就未曾破碎;他们在一起,就是一轮圆月,一个心里的家。

且中秋之月,是一年中最美最清最圆之月,与他们更是7年之后的月光普照,怎么能不珍惜感怀?人生在世,处处江湖,就算是有心,只怕也很难有机会年年相守啊。果然,第二年中秋,他们没能在一起。

“殷勤去年月,澹荡古城东。憔悴去年人,卧病破窗中。徘徊巧相觅,窃窕穿房栊。月岂知我病,但见楼空。抚枕三叹息,扶杖起相从。天风不相哀,吹我落琼宫。白露入肝肺,夜吟如秋虫。坐令太白豪,化为东野穷。”(《中秋月寄子由三首》节录)

这是苏轼于元丰元年(1078年)中秋在徐州创作的五言诗。作者在中秋夜憔悴卧病,对月感怀,思念弟弟子由,因赋此诗。诗中回忆去年中秋与子由同在徐州观月情景。明月依旧,兄弟却已天各一方,使作者备感人生聚散如浮萍,黯然伤神。

病中的苏轼,分外怀念弟弟,也只有在家书和诗词中,看到苏轼最伤感的一面。弟弟,去年中秋我们在城东看水看月,今年我病了,且窗户也是破的,好在可以通过窗子看月亮。而且我今年收入也不好,没了李太白的豪气,变得穷困潦倒。

也许只有在自己的弟弟面前,苏轼才可以真正倾诉人生的失意。“明月不解老,良辰难合并。回顾坐上人,聚散如流萍。尝闻此宵月,万里同阴晴。天公自著意,此会那可轻。明年各相望,俯仰今古情。”(《中秋月寄子由三首》节录)

这三首诗无不是写的兄弟情,弟弟,我不只是牵挂你,我很想回到过去的岁月啊。也许此时苏轼已经预感到了前途莫测,感觉风雨将至。人世間最能抚慰心灵的就是和弟弟苏辙的兄弟情。

果然第二年,“乌台诗案”陡然降临,43岁的苏轼因文下狱,行将问斩。苏辙在皇帝面前以割掉自己的官职和前程为条件,乞求保住苏轼的性命。在一百来个日夜里,苏辙为了救苏轼能跑的门路都跑遍了。苏轼更是觉得对不住苏辙,自己身死事小,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都会落在苏辙的身上。作为哥哥,他情何以堪。“圣主如天万物春,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报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这首绝命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,与君世世为兄弟,这是遗言,足以掂量出情感的力量。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五月,苏轼在赴任汝州团练使的路上生病,以书属辙曰:“即死,葬我嵩山下,子为我铭。”七月二十八日,苏轼病逝常州,次年六月,由弟弟苏辙主张,苏轼的几个儿子从常州扶柩至郟县钧台乡上瑞里(今郟县茨芭镇苏坟寺村)安葬。宋政和二年(1112年)十月,苏辙在许昌病故。苏辙遗言将自己和苏轼埋在一起。如今,两兄弟再也不用担忧长路崎岖,也不必再奔波流离,他们长眠的地方尽管离故乡那么遥远,却也有一座小峨眉山静静陪伴,仿佛在抚慰他们一生的漂泊,用无尽的注视还给他们故乡的安宁与温暖。苏轼和苏辙为什么会同葬在郟县?真相就源于血浓于水的亲情。三苏园里,年年明月照古柏,中秋月,中元月,春江月,月下联诗,兄弟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少年。